

胆小
别
看画

⑤

意外
归来

中野京子

于晓青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胆小
别
看画

5

意外
归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胆小别看画 5, 意外归来 / (日) 中野京子著. 于晓菁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086-7856-6

I. ①胆… II. ①中… ②于… III. ①绘画—鉴赏—世界 IV. ①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2951 号

SHIN KOWAI E

© Kyoko NAKANO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6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胆小别看画 5: 意外归来

著者: [日] 中野京子

译者: 于晓菁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7 字数: 119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607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号: ISBN 978-7-5086-7856-6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01	弗里达·卡洛	《破裂的脊柱》	007
02	米勒	《拾穗者》	021
03	弗拉戈纳尔	《秋千》	031
04	巴尔德斯·莱亚尔	《繁华成空》	041
05	吉罗代	《沉睡的恩迪弥翁》	051
06	夏加尔	《小提琴手》	059
07	布格罗	《但丁与维吉尔》	069
08	多雷	《犹太环/路西法》	079
09	弗里德里希	《橡树林中的修道院》	089
10	德劳内	《黑死病在罗马》	099
11	盖西	《自画像》	109
12	提香	《教皇保罗三世和他的孙子们》	119
13	米莱斯	《奥菲丽娅》	131
14	大卫	《列奥尼达在温泉关》	141

15	列宾	《意外归来》	151
16	莫奈	《临终的卡米耶》	161
17	马蒂诺	《在老宅的最后之日》	171
18	卡拉瓦乔	《被斩首的施洗者圣约翰》	181
19	布朗	《请带上你的儿子，先生》	189
20	戈雅	《沙丁鱼的葬礼》	199
	后记		209

胆小
别
看画

5

意外
归来

目 录

01	弗里达·卡洛	《破裂的脊柱》	007
02	米勒	《拾穗者》	021
03	弗拉戈纳尔	《秋千》	031
04	巴尔德斯·莱亚尔	《繁华成空》	041
05	吉罗代	《沉睡的恩迪弥翁》	051
06	夏加尔	《小提琴手》	059
07	布格罗	《但丁与维吉尔》	069
08	多雷	《犹太环/路西法》	079
09	弗里德里希	《橡树林中的修道院》	089
10	德劳内	《黑死病在罗马》	099
11	盖西	《自画像》	109
12	提香	《教皇保罗三世和他的孙子们》	119
13	米莱斯	《奥菲丽娅》	131
14	大卫	《列奥尼达在温泉关》	141

15	列宾	《意外归来》	151
16	莫奈	《临终的卡米耶》	161
17	马蒂诺	《在老宅的最后之日》	171
18	卡拉瓦乔	《被斩首的施洗者圣约翰》	181
19	布朗	《请带上你的儿子，先生》	189
20	戈雅	《沙丁鱼的葬礼》	199
	后记		209

胆小
别
看画

5

意外
归来





01

《破裂的脊柱》
The Broken Column
(*Self-Portrait*)

弗里达·卡洛
Frida Kahlo

1944年，油彩·帆布，40cm×30.7cm
墨西哥多洛雷斯·奥尔梅多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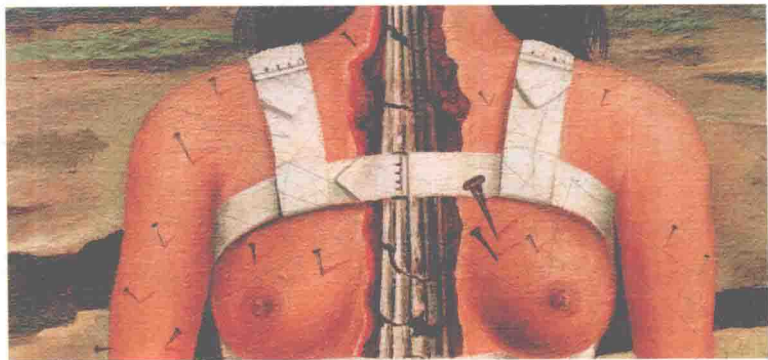
仿佛被毛刷扫过一样的薄云下，是一抹透彻明亮的蓝色天空。远处那条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直线可是大海？

远方的海浪好像在向画外推挤着大地，地壳的裂纹由远至近越来越大，犹如放大的女主人公上半身那道纵裂的伤口。再去瞧她体内那根被无情剜出暴露在外面的红黑色脊柱，也确实是裂痕无数。

但那真的是她的脊柱吗？

貌似不是。细细看过之后，我们就能发现那其实并不是她的骨骼，而是一根上细下粗、具有古代风格的圆柱。而她正把自己的头像一件装饰品般安放在这个精雕细琢的圆柱顶上。这根圆柱贯穿她的内脏，带给她自己剧痛的同时又像一根主心骨般支撑着她的身体，防止她倒下。可这根圆柱本身已经伤痕累累，又能支撑她到何时呢？

另一个支撑她纤细脆弱的身体的，就是那件带金属扣的矫形衣了，她的胸部、腰部以及腹部都被最大限度地绑缚着。就是这样一件带给人极大不适及痛苦的、宛如刑具一般的东西，一旦卸下，她便无法站立，年轻丰满的乳房更显出矫形衣的冷硬以及伤痕的惨烈。



好像这些痛楚仍显不足一样，她的上半身——脸上、身上以及两个手腕上被钉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钉子。这些钉子执拗地遍布她的全身，虽然她的下半身被一块布遮掩着让人无法看见全貌。这个形象不禁让人联想到在受难地的山丘上受磔刑的耶稣，他最后就是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上盖着一块麻布。在这幅画中也可见圆柱和矫形衣所形成的十字、钉子和布，难道她也是一位殉道者吗？

散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端正的脸庞，表情静穆，两道相连的粗黑眉毛仿佛展翅的乌鸦，随时会从额头上飞走，丰润的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汗毛。美丽的眼睛中流下一颗颗珍珠般的眼泪，但那些泪水并不是因肉体的疼痛而引发的一般身体反应。她并不是因为怜悯自己而在哭泣，也不是为了乞讨他人的同情。这个女子在这样一种非人的苦痛中仍不失自尊，毅然忍受着命运加诸身上的一切，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从画中喷薄而出。

这幅画就是有着这样一股扣人心弦的力量。

这是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洛的自画像。



弗里达在47年的短暂生命中留下了将近200幅作品，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她的自画像。她在人生的后半期画了许多像这幅作品一样充满血腥气、可以被称为自画像系列的作品。有人曾经问她为什么那么爱画自己，她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一个人很孤单。”她在给别人的信中常不忘加一句“别忘记我啊”，虽然有些矫情，感觉像做戏，但也足见当时的她一定是处在一种极大的孤独之中。

常有人嘲笑说自画像的批量创作就像写自传体小说一样，因为“女人有着一种强烈的自恋意识”，“一旦受伤马上呻吟”（不少女性艺术家的自我内心吐露，也的确让男性心生怯意）。可弗里达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自画像并不仅仅是把心灵问题肉体化，也不单单是孤独或者嫉妒带来的痛苦、创作上的奋斗、因人生不如意而产生的抑郁等因素在肉体上的反射。她的那句“我只是在画我自身的现实”，并不是一句假话。

那根布满裂痕、像古代圆柱般的脊柱，与其说是绘画的抽象表现手法，不如说是弗里达真实的肉体写照。

弗里达生于1907年，出生在墨西哥市郊外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有一男四女五个孩子，她排行第三。她的父亲是有犹太血统的匈牙利人，母亲是有印第安血统的墨西哥人，弗里达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们家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生活并不富裕。

最初的考验是在她六岁的时候。弗里达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经过九个月与病魔的奋战，最终她还是只能拖着一条腿走路。她因此备受欺侮，也休学了一年。好强的个性与那种孤独感就此在她身上生根发芽。她右腿的萎缩是无法治愈的，为了遮掩不一样粗细的双腿，她在右腿上套了一双又一双的袜子。她开始经常穿墨西哥民族服装，擅长用长裙来掩饰腿部的残疾。她充满异国风情的服饰和极富魅力的容貌，为她在欧美获得成功大大地加了分。

说起弗里达的魅力，她一生中吸引过很多男性，有过无数的恋人。

而她在与最初的一个恋人约会时，遭遇到了她人生中一场大灾难，那年她十八岁。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了这对年轻情侣所乘的公共汽车，并压扁了它。后来她曾这样描述那场灾祸：“那是一种很奇妙的冲击感，迟钝而缓慢。”当时一根折断的公共汽车扶手，从车椅上横空穿过弗里达的身体，就像“一把刺刀穿过一头公牛的身体”，她的衣服像被海浪冲刷过般被剥得干干净净。当时目击这一切的恋人如此描述：“弗里达全身赤裸……大概当时车上有一个拿着一袋金粉

的粉刷工……而袋子里的金粉因为被撞破而洒满了弗里达鲜血淋漓的全身。”

撒满金粉的赤裸身体，这是一副怎样冲击人眼球的画面啊！

现实是无比残酷的。根据当时弗里达的病历卡记载，她的脊椎有三处骨折，骨盆三处、右腿十一处骨折，另外腰椎、锁骨也有骨折，右脚踝和左肩脱臼，腹部和阴道被穿透。医院最初把她分在无法救治的病人中，幸好最后还是给她做了手术，她奇迹般生还了。或许是她的父母无法再承担更庞大的医疗费用，一个月后她就出院了。因为她在出院前没有做脊椎检查，导致了后来的再次发病。

当时的弗里达是一名优秀的医学院学生。她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墨西哥教育机构中最高级别的国立高中预科的入学考试，就读五年制课程，当时两千名学生中仅有三十五名女学生。如果没有这场事故，坚持到学业结束的她也许能成为一名医生。然而住院费用使一家人的经济情况倍显窘迫，她不得不退学了。而那个恋人只来看望过她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怜的弗里达就这样在家中被困于石膏整形纠正衣下，终日不能动弹。

母亲为了这个爱画画的女儿，在床的顶部吊起了一面大镜子，并为她定制了可以躺着画画的画具。我猜弗里达那时每天就这样盯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吧——我为什么生而为人？我将来会如何？我究竟该做些什么？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我究竟是谁？我……